

北韓領導權轉移和兩韓關係

李 明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壹、前 言

北韓國家元首金日成於去(一九九四)年七月死亡,不僅對北韓國內政治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全球各國也密切注意北韓今後將往何處去。金日成於一九四八年創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並從那時起就一直領導著這個全世界最孤立的國家直到去世為止。在那段期間,金日成被當做神一般的接受北韓人民的崇拜。在金日成的統治之下,他成功的利用韓國人的民族主義鞏固個人權力基礎,並在經濟極艱困的情況下動員北韓人民從事建設,同時在國際上打擊南韓,以及抗拒來自美國和其盟邦之挑戰。這位北韓的最高領導人在應付蘇聯和中共這兩個強鄰時也十分技巧的維持等距關係,並且同時從這兩個鄰國得到道義和物資上的支援。

然而從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以來,北韓在國內外都面臨嚴重的問題。一九八九年對許多長期的僵局而言是一個突破年,對北韓人來說卻是一個突來的打擊。中共蘇聯外交關係正常化和隨後美蘇兩國領袖在馬爾他(Malta)高峰會所宣布的冷戰結束,大大影響北韓在東西權力均衡中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說從此平壤不能再像以前一樣的各處取利了。此外,東歐的非共產化以及民主化運動,尤其是一九九一年的蘇聯解體更令平壤心碎,自此北韓在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就得更孤獨。再加上蘇聯和中共不佳的經濟情況,北韓發覺連接受它鄰邦的經濟援助以減輕負擔都十分困難。因此進入九〇年代以後,平壤的經濟呈現直線下降的窘境。

另外一個挑戰來自南韓。經過二十餘年的經濟起飛,南韓贏得「四小龍」之一的盛名。南韓不僅在經濟戰線上遠超過北韓,也在爭取國際支持方面逐漸擺脫北韓的封鎖。平壤政權在經濟上的落後也促成北韓的孤立。前蘇聯和中共分別和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雖然前兩者均仍然與平壤維持正式關係。從這件事來看,平壤強烈感覺到被盟邦背叛並對自身在國際上的地位感到不安。在這種環境之下,很難想像南北韓關係會順利進入比較穩定的關係。

就在這個重要時期金日成去世。因此本文首先著重於金日成之死對北韓未來政治的影響,金正日的繼承以及面對經濟困境所可能採取的對策。此外,本文也將探討現階段北韓對南韓的政策。經由此研究,作者希望能瞭解北韓國內需要和其完成國家統一目標間之關聯,以及兩韓關係之特性。

貳、北韓領導權轉移及其問題

身為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之使命感使其不僅干涉北韓人民的日常生活，並且經由他的理念「主體（*Juche*）思想」主導北韓人民的精神領域。根據北韓人說法，金日成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理論極富創見的適用到韓國的現實面」。因此，在北韓有許許多的努力試圖把「主體」原則教條化並應用到個人、國家和世界事務等各層面。北韓的理論家認為「主體」的定義是「任何有關革命和建立國家的問題應該由當事國根據實際情況獨立解決」。「主體思想」同時也暗示「以自立自強的精神依據各國歷史情況和特性，靈活的運用馬列真理」。^①早在一九六二年，「主體」的理念就已經被發展成爲「金日成學」或者稱爲「金日成主義」。這一理念就如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大陸一樣，是北韓的正統思想。而這些具有各國特色的主義或思想也是造成國際共黨運動走向多元中心的很好例證。^②「主體」這一理念是金日成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從事共產運動時所形成的，它包含了自強、民族獨立、經濟獨立等內涵。上述這些理念都和「依賴外國勢力」或「事大主義（*sadaejui*）」完全相反，後者是最被北韓人所強烈反對的。^③「主體」的要點是自強和犧牲，而這也是北韓政治活動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金日成在北韓不僅是三軍統帥，政治體制的元首，也是建設國家的指導者。他在北韓歷史的地位幾乎是無從爭議的。

爲了要確保北韓社會主義建設的持續進行，金日成早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就開始培養其子金正日爲繼承人。一九七一年金日成在對第六屆社會主義勞動青年團大會致詞時，就要求培養並提出新一代領導人，以繼續北韓社會主義革命。這訊息表明希望培養金正日在日後逐漸接班的計畫。接著没多久金正日就在一九七二年底朝鮮勞動黨第五屆大會六中全會中被任命爲「偉大領袖」金日成的繼承人。次年的七中全會金正日即接掌執政的朝鮮勞動黨秘書，負責組織及宣傳事務。没多久金正日又被任命爲一特別任務小組的負責人以推動意識形態、技術和文化三大革命。他的任務是動員並警惕群眾，創新技術發展，提高生產力，以及更嚴密的控制整個社會。可以說金正日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開始即逐漸參與北韓的日常政務，最後接掌他父親的事業。

一九八〇年代是金正日快速被擢升至中央決策單位的年代。在一九八〇年十月所召開的執政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中，金正日即擔任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黨書記，以及中央軍委會委員。而在一九九〇年五月的第九屆第一次最高人民會議上，金正日被選爲國家軍事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並取代他父親成爲人民軍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則仍然保留大元帥的頭銜。至那時金正日的實質接班幾乎已經完成，沒有人能夠挑戰他了。一九九一年五月歷經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浪潮，金正日在中央委員會發表

註① 有關「主體」的細節，參閱 Yuk-sa Li, ed., *Juche! The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Kim Il Sung* (New York: Grossman Publisher, 1972), p.1; Tai Sung An, *North Korea: A Political Handbook*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p.58; and Ilpyong J. Kim, *Communist Politics in North Kore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5), p.70.

註② Nam-shik Kim, "Causes of Friction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Soviet Union(I)," in *Vantage Point: Developments in North Korea* (Seoul, Korea), vol. IX, no.8, Aug. 1986, p.3.

註③ Bruce Cumings, "The Corporate State in North Korea," in Hagen Koo,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Korea* (Ithaca, NY: Cornell U. Press, 1993), p.214.

演說，題目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北韓式社會主義勝利」。呼籲全體人民抵抗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陰謀」，並團結起來以追求「北韓式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從金正日取代他父親來詮釋黨的路線一事來看，金正日已經完成接替金日成的地位。

金日成的權力傳承計畫花了二十餘年時間，在這段期間內金正日能夠順利的接受訓練和提拔。尤其是這些歷練和擢升都是經由勞動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所進行，北韓最高當局可以解釋說這是北韓人民的決定，而不是他父親的私意來選擇兒子做未來的領導人。當然這種方式的權力繼承不只被馬列主義任何派別所一致認為是腐化，就是以大部份自由民主標準來說也是封建落後的。奇特的是很少來自北韓的消息懷疑這種移轉權力的方式。霍姆斯（Leslie Holmes）認為北韓由於是處於一個很脆弱的處境，經常受到來自南方攻擊的威脅，因此許許多多的北韓人認為唯有領導人繼承問題儘可能順利解決，北韓才能夠避免被它的敵人所乘。^④

北韓是一個很封閉的社會，官方也很少提供有關金正日的個人資料。如果從有限的報導和揣測來看，金正日是一個頗具神秘性的人物。一些有關金正日的傳記，不論是親北韓或是反北韓的作者，都是充斥著神話故事。金正日以往被傳說是一位精神不穩定、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的人物。外界對他的瞭解從恐怖主義的策劃者——曾經下令使得一架南韓飛機在空中爆炸——，到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偏好者。^⑤持平而論，有關金正日的報導，許多並非公平，因為大部分這些資料是從南韓和西方世界所傳出來的。然而有一點倒是為大多數人所同意，那就是金正日在知識份子及老一輩人士中沒有如同他父親一樣的權威。雖然如此，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大致而言金正日已經成功的繼承他父親而為北韓新領袖。

金日成之死絕對帶給北韓人民一個前所未有的打擊。首先，北韓人民可能會更加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前途感到不安，尤其和充滿朝氣的南韓比較起來，許多北韓人進而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感覺到悲觀。長久以來北韓一直面臨物資短缺以及極受限的自由，由於金日成的個人魅力，他仍然能夠使得北韓這個政權運轉，金日成死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換句話說，缺乏信心和安全感極可能會使這個經濟窘困的國家更加的不安定。

其次，金正日也有可能無法掌控北韓全局。據報導金正日近來一直為腎臟病所苦。此外，他的另外一個困擾來自家族內的挑戰。譬如金正日就一直防範他繼母金聖愛和同父異母之弟金平一進入北韓決策圈，金平一也因此一直被外放到歐洲國家擔任大使。金正日長久以來就和金聖愛不和，自然想盡辦法將後者排除於後金日成時期的政治圈外。從金日成治喪委員會中，金聖愛的排名位居第一百零四來看，她似乎已經在這場權力鬥爭中落敗。從這狀況來看，比較有分量的挑戰者可能找不到，可是就這樣認為金正日受到一致擁戴可能也離題過遠。為了要彌補他的缺點，金正日必須要付

註④ Leslie Holmes, *The End of Communist Power: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and Legitimation Crisi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3), pp.95~96.

註⑤ *Newsweek*, July 18, 1994, p.11.

出更大的心力來安撫軍方以確保政權的穩固。因此如何在這種特別艱困的內外環境中，對於不同政治勢力維持一種均勢將是金正日最大的考驗。

第三，金日成留給兒子一個殘破的經濟，而且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北韓經濟困境在未來能夠得到改善。北韓經濟的三個最大問題是食物短缺，能源缺乏，和搖擺不定的經濟政策。在過去幾年北韓的糧食生產持續下降：從一九九〇年的四百八十一萬噸，一九九一年的四百四十三萬噸，一九九二年的四百二十七萬噸，到一九九三年的三百八十三萬噸，這些產量均不足以維持北韓所最低需要的五百五十萬噸。缺少糧食也可能是北韓拒絕參加廣島亞運的原因之一。另外根據叛逃到南韓的北韓士兵說法，北韓正在發起一項「一天兩餐」運動以節約糧食。而能源短缺更是影響到北韓各方面的生產。俄羅斯和中共已經幾乎不再提供優惠價格的原料給北韓，北韓又沒有足夠外匯購買所需要的能源，如此惡性循環只有使經濟更為惡化。在金日成時代，北韓人民被洗腦說他們生活在工人的天堂裡。然而如果和南韓那麼成功的經濟做比較，北韓的宣傳就不再那麼有效，且顯然得到反效果。雖然北韓在一九八四年就頒布共同投資法以吸引外國資金，但並沒有產生滿意的結果，主要是因為惡劣的基礎建設和低回收率。更糟的是平壤害怕被資本主義思潮以及多政黨制度所征服，而在經濟政策上搖擺不定。缺乏一貫的政策，北韓的經濟政策可說是處於危險的地位。所以金日成留給他兒子的政局其實是一個重大的負擔。

第四，缺乏外交經驗的金正日和日益低落的北韓國際地位，對北韓的對外關係而言是一個雙重打擊。金正日不像他父親一樣在各個開發中國家和不結盟國家之間擁有頗高的聲望，因而也不能像其父一樣的得到應有的支持。另一方面，金正日所面臨的是一個快速變遷的國際環境，大多數的北韓盟國不是崩潰就是做出很大的政策改變，北韓因此就變得更孤立了。

上述留給金正日的這些問題是如此複雜，使得他和北韓在如此重要時刻面臨抉擇。如何採取適當的對策不僅對北韓的前途有決定性的影響，對於南北韓之間的關係也至關重要。

叁、持續和變遷：金正日的政策選擇

金日成死了幾乎半年，金正日仍然還沒取得他父親所留下來的兩個最重要職位：勞動黨的總書記和國家元首。這現象導致各種謠言說金正日無法控制這個動盪的國家。這種說法是可以理解的，雖然經過多年的操控和形式上的指揮軍隊，金正日仍然在他對軍方的掌控上筋疲力竭。在任何一個共產國家軍方都是特別重要的，這因為他們是抵抗國內和國外潛在敵人最重要的力量。來自軍方持續的支持是順利轉移領導權的最大保證。中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立即接掌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一職以確保軍權的掌握，金正日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問題是軍方通常抗拒激烈的改變政策以避免損害到自身的利益，因此金正日可能面臨一個瓶頸：不是和軍方妥協，就是採行一些更務實的政策。

根據學者的說法，金正日的支持者中包括一些強硬保守派，而這些人會對北韓政治產生影響。另外一九九二年的憲法修正案將北韓國家元首一職和軍事最高指揮官一職分開，這種集體領導制度的設計可以讓金正日擔任黨和軍的領導人，而讓另外一位金正日可以信任的人來擔任政府元首。^⑥也許金正日認為不是那麼急迫選拔一位政府首長，而由他自己擔任實質上的領袖。簡單來說，金正日未來的最高目標將是集中在爭取軍方的支持以便確保和掌控政權。

其次，傳統上北韓通常過分強調自立之原則，因此現在它必定要改變原有的對西方世界恐懼仇視之態度以因應新處境。爲了要把它殘破的經濟從破產邊緣解救出來，金正日必須採用改革和開放政策，雖然這些政策對於中央計畫經濟也不一定是萬靈丹。北韓現階段的危機倒並不是來自對金正日地位的挑戰，而是殘破的經濟。目前北韓經濟的最嚴重問題包括高通貨膨脹、缺乏外匯和連續經濟倒退。北韓只有採取大膽的開放和改革政策，才能跳出經濟發展停滯的死結。因此經濟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將會是金正日政策考量的重心。特別是北韓經濟近年來表現極度不穩——一九九〇年倒退百分之三點七，一九九一年倒退百分之五點二，一九九二年倒退百分之七點六，一九九三年倒退百分之四點三——使得北韓失望之餘只好宣布第三個七年計畫失敗，並保證將特別注意農業、輕工業和消費品工業，以及對外貿易的發展。自從去年以來，北韓已經頒布了國際貿易法、自由貿易區法和銀行法，都是平壤努力爭取外國投資的證明。相信金正日已經實際參與日常經濟事務並進行經濟重建的計劃。也有一群技術官僚幫助他發展改革計畫，剩下的問題是改革政策的方向和深度。許多的建議認為中國大陸從一九七九年以來所實施的經驗模式值得模仿。金正日的「建立北韓型式的社會主義」就和鄧小平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口號十分類似。

第三，北韓有可能逐漸改變原來對南韓敵對的態度，以往敵對的態度經常造成朝鮮半島的危機。過去兩韓慣於否定對方的政治合法性——經由宣傳活動，顛覆對方政府，以及破壞對方國際活動空間等。在過去幾年間我們目睹兩韓之間的互動有急速改變，主要來自整體國際環境轉變的影響。南韓早自前總統朴正熙時代就開始修正它的統一政策，宣布不希望對不同政治體制國家採關門態度。南韓對於統一政策的修正於盧泰愚時代達到高潮。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南韓政府表示將以平等的基礎對待北韓。此外，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體系也幫助緩和南北韓之間的嚴厲衝突關係。大多數南韓人民在剛開始時爲德國統一的例子感到十分興奮，認爲共產東德終於被民主西德所統一。然而當他們發現西德爲了幫助陷入困境的東德而付出巨大的代價時，就變得十分現實和保留了，深怕任何勉強的合併將會替南韓帶來災難。後來南韓在金泳三政府時就希望採取比較自然且漸進的方式達成國家統一的最終目標。更有甚者，自從南北韓共同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加入聯合國後，兩國均發現加入後並不是一

註⑥ Suh Dae-suk, "North Korea -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Sourc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5, Issue 1, 1993, pp.61~80.

種「零和遊戲」。尤其是伴隨而來的信心為日後的和平妥協鋪下很好的基礎。學者們稱呼一九九一到九二年為兩韓之間的「新和解」，就如同兩德間一九七一到七二年的和解期一樣。在新和解期間兩韓都同意「和平共存」是後冷戰時期維持和平穩定的必要條件。另外根據學者說法，除非使用武力，否則建立和平共存的架構並促進雙邊的合作和交往將是統一韓國的首要步驟。^⑦在這種背景下，南北韓於一九九一年底簽訂兩份文件：(1)南北韓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協定（基本協定）；(2)朝鮮半島共同非核宣言，均於第二年二月生效。金正日沒有理由推翻新和解而使自己陷入一場新危險當中。

第四，金正日的另外一項任務是修補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日本——之間脆弱的關係。這不只是為了經濟目的，也是為了維護國家的需要。在冷戰時期，部分因為歷史的怨仇，部分因為中共和蘇聯的支持，北韓指美國是社會主義陣營最惡毒的敵人，日本和南韓則是美國的走狗，都必須被推翻。到後冷戰時期情勢就改變了。由於前蘇聯解體，聯合國和美國以及許多盟邦在實行國際和平行動時變得十分有效。一九九〇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遇到堅定的干預和懲罰。北韓想必從其中學到一些教訓：任何以非法行動對付另一方者將會嚐到難以忍受的反擊。北韓也應瞭解到它的鄰國們有共同的利益以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在核子擴散問題上美國和日本表現出他們的耐性以換取平壤的讓步。因此，在北韓核子發展計畫達成共識之後，美國和日本應不是問題的來源，而將成為經濟援助北韓的主要支柱。有一位學者就很坦白的表示「平壤的領袖目前在盡一切可能讓美國認為他們的制度能夠生存下來」。而且目前北韓「關心自身的生存更勝於統一」。^⑧然而這也不是建議說「交叉承認」的架構就可以據此實現，真正誘使北韓接受和解仍需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目前似乎可以確定平壤未來的外交重點將是和美國、日本保持一個穩定和謹慎的關係。

肆、兩韓關係的展望

如果從「基本協定」和「非核宣言」所達成的共識來看，世人會對許多內容沒能生效感到失望。依據這些原本同意的內容，在基本協定生效後三個月內須成立南北韓聯絡辦事處。一個月內須成立南北韓高峰會談架構下的南北韓政治委員會，另外協定生效後三個月內亦須成立南北韓共同軍事委員會。部分原因是彼此缺乏互信，因而這些協議均無從實現，而平壤的抗拒可能是需要更大的自信。如果兩者之一一直想對對方有所企圖，真正的和平不可能達成。但如果這項瓶頸無法突破，朝鮮半島至多祇能進入一個「冷和」階段。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南韓在與北韓和解過程中也有痛苦的經驗。北韓率直的拒絕不讓它隱藏的核子設施接受檢驗，宣稱它們是軍事基地。類似做法讓國際社會對國際

註⑦ Young Whan Kihl, "The Politics of Inter-Korean Relations," in Young Whan Kihl, ed., *Korea and the World: Beyond the Cold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135.

註⑧ Rhee Sang-woo, "South Korea's Unification Policy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orea Focus*, Vol.1, No.5, Sept.~Oct., 1994, p.32.

安全的前途感到緊張。北韓也曾在一九九四年三月揚言要退出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經過一連串的談判後平壤終於被說服留在這個架構之內。另外南北韓領袖原本預期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舉行高峰會談，一些樂觀的人曾希望雙方領袖會達成一些協議，諸如在統一、失散家庭的團聚、和核子擴散等問題皆有些成果。另外一些人更樂觀的認為這次高峰會將對東北亞的政治情勢產生基本的變動，並為最終的統一鋪路。⑨這些預期都因為金日成會前驟然死亡而被擱置，使得許多人感到失望。不過有一些人持另外一種看法。較保守的人認為在這關鍵時刻沒有和北韓談判的必需，因為金日成還被認為是一位戰犯，而且北韓政權還沒改變它那獨裁專制的本質。還有一些人則擔心南韓為了高峰會的召開而對北韓做出過多的讓步。因此民意測驗關於這次和北韓談判時機之看法實際上是正反各半。⑩在這種狀況下，南韓人民一般來說認為時間對己方有利，但目前真正的難處，是讓平壤忠實的去執行協定。

南韓政府長期以來認為統一不是一蹴可幾的，而是必須逐步克服的挑戰。南韓人民很自然的認為統一不應該經由武力，而必須經由和平方式，如經濟、社會，和文化交流等達成。前大總統盧泰愚在一九八八年提出「七七宣言」以表達漢城對統一問題的善意。這分歷史性的宣言呼籲兩韓克服各自的仇視並在「民族共同體」的架構下進行合作。根據這個理念，歡迎北韓進入國際社會並做出貢獻。⑪雖然當時平壤反應冷淡並指控盧泰愚「陰謀分裂國家」，北韓最後還是改變政策，決定和南韓共同加入聯合國。

最近金泳三政府提出一項大膽計畫，建議和北韓做更廣泛的經濟連繫。南韓和北韓的「新和解」只持續一年多時間就因為南韓懷疑平壤的核子武器計畫而告結束，漢城也因此於一九九二年底禁止大多數企業直接和北韓往來。受到去年十月美國和北韓在日內瓦核子問題談判成功的鼓勵，金泳三於十一月宣布解除對北韓貿易和投資的限制。南韓方面認為這是一項很重大的決定，可能會從平壤那邊得到善意的回應。此外，許多南韓的大型財團也表達和北韓做生意的興趣，他們所看上的是當地有全球最低廉的勞工和共通的語言等好處。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漢城政府同意六家財團——包括雙龍、大字、現代等——去北韓做生意以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關係。雖然北韓只允以私人方式進行雙方經濟往來，沒多久一個以雙龍集團負責人為首的代表團即順利赴平壤訪問。另一方面，平壤卻透過官方通訊社「朝鮮中央通訊社」指金泳三是叛徒而拒絕了和漢城官方對話的計畫。由此推斷，北韓對南韓的策略之一，就是在經濟交往上放鬆，但在政治交往方面仍採步步為營的心態。⑫許多南韓企業家已經在談論跟進到北韓做生意，不過以過去經驗顯示除非北韓改善它的投資環境，否則這些企業可能很

註⑨ *Newsreview* (Seoul), July 2, 1994, p.4.

註⑩ Kim Tschol-su, "Hasty Summit with Kim Jong Il Unnecessary," *Korea Focus*, Vol.2, No.5, Set.~ Oct, 1994, pp.12~21.

註⑪ National Unification Board (Korea), *Pukhan mit Kongsankwon Donghyang* (The Trends of North Korea and Communist Countries), No.85, July 1988, pp.89~111.

註⑫ See "North Korea Rejects A Plan by South for Wilder Economic T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1, 1994.

快就會撤退。

談到南北韓之間存在巨大的經濟結構和生活水準之差異，有學者警告如果從二〇〇一年開始實行統一並在四年內完成的話，這將要耗掉南韓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八點二至八點六才能將北韓部分的平均所得提高到南韓的一半。因此有學者建議兩邊應該儘可能利用他們的「和平利益（peace dividends）」以謀取最大的好處，也就是避免發生北韓的立即崩潰或雙方關係的緊張。學者認為將來統一的負擔將不可避免的落在南韓身上，因此漢城應該將它的優先次序調整到經濟建設方面以對統一提供堅實的基礎。^⑬兩韓間的經濟連繫在未來應該要加強，但是南韓應該謹慎的考慮到自身的經濟安全。同時如果南韓刻意利用經濟力量來掌控北韓也會造成對方的疑慮和排斥。

至於安全方面，目前為止，南韓最關切的有三點：(1)來自北韓的軍事攻擊，(2)平壤的核子勒索，以及(3)金正日政權的突然垮台。首先，來自北韓全面攻擊之機會可能不大，主要是平壤目前自身的困境。此外，北韓攻擊的結果可能一無所獲，反而遭到南韓的痛擊。第二，美國和北韓所簽訂的核子協定可能對南韓的安全造成損害。據報導，爲了要獲取北韓承諾凍結並最終放棄核子武器計畫，美國同意安排以南韓和日本爲首的一些國家替北韓建立價值約四十億美元的兩座輕水式核子反應爐。更糟的是北韓的一些核子基地在未來五年內可不必接受。這份克林頓政府所簽訂的協定被某些共和黨人士批評爲「做太多讓步」。這些和南韓持相同立場的人士警告說，做出太多讓步會鼓勵以後，北韓方面更多的核子勒索。^⑭面對北韓可能誤認爲它的敵對仇視可換取南韓的和善寬容，漢城方面感到不安。據報導，漢城願意提供北韓一座美國公司所建的改良型核子反應爐，但是北韓則對此項選擇抱持不同態度，認爲如此一來會讓數以千計的南韓工程師和設計人員進入北韓。^⑮第三，德國統一例子給了南韓教訓：勉強將分裂國家結合在一起會造成重大災難。南韓寧願希望對方在穩定中逐漸走向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爲了進一步表達南韓的善意，漢城正在考慮和平壤簽訂一項永久的和平條約以取代一九五三年的停戰協定。根據這想法，和平條約的簽署採取所謂的「二加四」的方式——即南北韓雙方再加上美國、中共、日本和俄羅斯四強。南韓外交部最近證實南韓駐上述四個國家的大使去（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曾聚會商討新條約的內容。^⑯

韓國統一的未來不得不需要四強的協調與合作，雖然四強涉入朝鮮半島事務的程度不一。美國仍認爲朝鮮半島的安全對於華盛頓在太平洋的利益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和亞洲的商務來往以及和日韓的穩定關係。三萬七千名美軍駐紮在半島上顯示美國對此區域的承諾仍然有效。美國所要的是防止任何突發發動亂的發生以及把平壤逐漸導向理性之途。而中共一直有興趣希望南韓爲它四個現代化計畫助一臂之力。雙邊貿易

註⑬ Sakong Il, *Korea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pp.178~179.

註⑭ "Accord Gives Away Too Much,"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1994.

註⑮ "Silent Partn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ereafter FEER), Dec. 29, 1994, p.14.

註⑯ *China Times* (Taipei), Nov. 8, 1994.

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促成雙方外交關係，雖然這無疑的會造成平壤的不悅。即使不從韓戰時「血盟關係」或「社會主義團結」的角度而言，而僅僅基於戰略的考量，北京也仍然會和北韓維持密切的關係，因此北京對朝鮮半島事務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對北韓金正日政權來說，來自北京精神道義或物質的援助都是不可或缺的。有關北韓發展核子武器問題，被聯合國制裁之際，因中共的反對而無法成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和北韓的關係則因為歷史因素和目前的一些爭執顯得較為不穩定。這些因素包括日本對北韓殖民之賠償、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期徵調韓國「慰安婦」之賠償態度、以及日本密切配合美國在太平洋的外交政策等，均使得雙邊關係維持冷淡。從共同的利益而言，日本有可能重新建立和北韓的關係，包括參加它的經濟重建以及外交正常化，當然這要平壤表現出解決核子問題的誠意。至於俄羅斯，它也加入西方一九九三年凍結北韓核子發展的行動。葉爾欽總統當時即簽署一項行政命令以停止兩國間的核子合作計畫。雖然為內部經濟問題所苦，俄羅斯朝鮮半島事務仍然關切，俄羅斯駐漢城大使庫拿茲（Georgi Kunadze）在一項採訪中即指出俄羅斯反對中共總理李鵬所建議的解決韓國問題的「二加二」方式（即兩韓加上中共及美國），庫氏反對任何不包括俄國參與的和平計畫。^①因此，四強對於鼓勵本區域的經濟合作和政治協商有共同的利益，它們也反對任何可能在此地區爆發危險的劇烈轉變。

伍、結 論

金日成的死亡不僅象徵一個獨裁者的生命的結束，也開啟了其繼承人金正日接掌權力成為最高領袖的新時代。在這重要時刻由於缺乏充分可信的資料，我們欲瞭解平壤的實際情況和以前一樣的困難。北韓的官方報紙「勞動新聞」登載了許多文章和評論支持金日成的「主體」思想，並讚揚金正日。金正日本人則在一篇報導中明白表示仍將堅持共產主義，並說朝鮮勞動黨將繼續把「偉大領袖」所建立的政治傳統持續傳承下去。換句話說，金正日揚言北韓仍是在一個強力的社會主義領導之下。^②然而筆者並不同意現今的北韓仍是處於一個「沒有金日成的金日成時代」，因為金日成時代已經過去，金正日則不論在生活背景、領導形態，以及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上，都和金日成不一樣。因此雖然金正日必須保留一些政策的一貫性，但同時也必須採取一些新的做法。前者可以獲取革命老幹部的支持，而後者得以解決當前許多困難問題。

目前金正日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除了北韓內部團結外，就是經濟困境和國際孤立。似乎大家都瞭解北韓必須改變，但是怎麼變？程度有多深？均有待觀察。如果我們接受所有國家都是互相依賴的現實，那麼如何在推動北韓經濟繁榮和維持其專制統治之間找尋平衡點將是十分困難的，而經濟繁榮正是政治穩定的基石對北韓政權的維繫至關重要。北韓目前似有三個選擇：改革，崩潰或者是在不更改基本政策的現況下做頭

註① *FEER, op. cit., p.15.*

註② "Kim Jong II Reaffirms "Powerful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5~6, 1994.

痛醫頭式的改善。^①如前所述，北韓崩潰對南韓亦沒有好處，尤其在短期內。但大幅改革會帶來多元化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自然也不為北韓所歡迎。因此，平壤的選擇可能只剩下改善或解決較急迫的問題，長期而言，改革仍然是唯一的道路。

南北韓之間最重要的差異在於統一理念的差別。南韓在很早以前就修正其國家統一的目標為發展南韓之同時並幫助北韓進行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然而對北韓而言，統一仍是零和遊戲。一位北韓學者指出，試圖以任何形式來統一這兩種制度的努力會被認為是一方征服另一方，而不會被接受，因此他要求統一的實現應該基於平壤的「一國，一民族，兩個制度，兩個政府」的理念，^②金正日可能仍然持著這種想法和南韓周旋，將使得兩邊之間的共識極難達成。

北韓最終將放棄使用武力達成統一的計畫。目前金正日所最關心的還是經濟重建工作。唯有金正日權力鞏固後才可能和南韓進行談判。因此在將來，平壤會儘可能避免和南韓正面接觸，並且利用四強涉入的機會來求取最大利益。短期內南北韓關係將傾向於原地踏步，難有重大進展。

*

*

*

註^① Nicholas Eberstadt, "North Korea: Reform, Muddling Through, or Collapse?" in Thomas H. Hernruksen, and Kyongsoo Lho, eds., *One Kore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Reunificatio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13~30.

註^② Li Sam Ró, "The Reunification of Korea and Peace and Security in Asia," in Amos A. Jordan, ed., *Korean Unif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D.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 p.31.